



秦安的桃花开了

文/薛俱增



一想到大地湾那满山满川,燎原烧荒似的,红彤彤的桃红景象,我心里也火烧火燎的,竟有三分慌乱,五分欣喜。

欣喜的是,家乡秦安新一年的桃花盛会又如期拉开了帷幕。慌乱的是,春去春又来,花谢花又开,这韶华变幻是多么快!

细细想来,我这火烧火燎应该是来自《诗经·桃夭》: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”夭夭,是说桃花怒放,美而繁;灼灼,是说桃花鲜艳,红似火。这桃花般的新娘,抑或新娘般的桃花,远看时发光,熠熠生辉,明艳夺目;走近了发烫,灼灼逼人,面热心跳。

这样蓬蓬勃勃以致难收难管的生命,自然是难描难画的,难怪乎有人曾说:“桃花难画,因要画得它静。”

这也是我火烧火燎的心情里头,还有两分是“着急”的原因——作为一个文字爱好者,至今还没有为家乡的桃花写过什么像样的文字。

桃花的难写难画,除了《诗经·桃夭》的字字珠玑,光华璀璨,还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,名家题诗在上头。

一说桃花,人们往往回想到跑去长安南郊二次打卡的崔护,再不见“人面桃花相

映红”,只叹惋“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会想到被“十里桃花、万家酒店”忽悠了的李白,不无遗憾地解嘲说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……

既然桃花诗不好写,那就出发去“羲里娲乡”秦安看看桃花吧!

老家有句民谣:“桃花开,杏花绽,急得梨花把脚跨。”

六年前,也是一个春日的晚上,解衣欲睡,忽然收到一条微信,热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说:“刘坪桃花壮观极了,我请你来观赏。希望你一定来!再有四天桃花就谢了,不要迟到。”

发信者是我在秦安的一位本家,与我父亲年龄仿佛,鹤发童颜,一颗诗心。

这盛情相邀,令我眼眶潮热。

秦安县是著名的大地湾遗址所在地,也是有名的桃乡,秦安蜜桃有口皆碑。县境内,西起郭嘉镇阳兀川,东到兴国镇王家峡,围绕着蜿蜒曲折的葫芦河,绵延几十公里的两岸山川,十万亩梯田坡地,密密匝匝的桃花林一眼望不到边。仲春之时,千山缀锦,万树流丹,喷火蒸霞,蔚为壮观,令人心旌摇荡。

在秦安赏桃花,要说花事之盛,人气之旺,当数刘坪镇秦家洼。举办桃花会,

游园赏花,成了当地新兴的节日,当年我也曾多次参与组织桃花会。风和日丽,游人如织,香风扑面,花雨缤纷,丝竹悠扬,羽衣蹁跹,桃花人面两相映,恍如瑶池仙境。

“三月里桃花儿满川红,闹嚷嚷惹来了采花的蝴蝶。蝴蝶飞去又飞来,不忍与花别……”如今的桃花源里,山歌依旧带着泥土的芬芳,而高铁早就追着蝴蝶飞去又飞来。坐上高铁看桃花,已成旅游新时尚。

很快,本家就发来了她的《排律·观赏桃花行》。其中有两句写得惊心动魄:“若误良机失看赏,瞬息娇媚化春泥!”

确实,桃花如此娇媚,可惜花期很短,而且时常随风伴雨,甚至飞尘扬沙。一朵桃花要顺利盛开,并孕育出甜美的果实,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。好在桃花心有静气,无惧风雨,只管勇敢地绽放最美的芳华。

这也是人们如此钟情于桃花的一个重要缘由吧!

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”桃花开了,桃花好像什么都没说,又好像什么都说过了。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文/韩育生

桃的神韵,在于桃之夭夭的花朵,在于饱满香甜的果实,在于它柔韧而坚韧的生命力。

《诗经·魏风·园有桃》的开头,特别提到了“桃有园,其实之肴”的场景。这个远古时代活力非凡的桃园一角,勾勒出了中国人四季生活里桃园的地位,庭院与桃树并肩而立的景色,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爱与思念的家园底色。

我的家乡秦安,也映照着这样的一个桃园。

在深圳和北京漂泊的日子,收到父母从老家秦安寄来的桃子,舌尖上一丝蜜甜攀缘味蕾,有一股暖流滋润到心田,便感到乡愁的萦绕,故园的温和,将一颗疲惫的心灵轻轻慰藉。

小时候土墙瓦屋的庭院里,靠近东房的屋角,种了一棵嫁接的水蜜桃,学过园艺的母亲对于这棵桃树的修剪培育很是上心,每一年花落结果,都会特别掐尖,以免果实过于繁盛,让桃树的营养第二年难以维继,到叶落土闲的秋天,修茎剪枝,以免来年枝条肆意生长。记忆里,这棵健壮的桃树很少生病,枝条伸展的树形像一颗标致的桃子。熟透的桃子,最先要在上房的八仙桌上敬献,之后是爷爷、外婆品尝,最后才能轮到小孩子一解馋虫之欲。

纳凉的夜晚,在桃树下的影子里,大伯起身站立,教我们缠棍和寸拳。婆娑的树影里响起棍子舞动的呼呼声,招式进击回守,夹杂着龙行虎步带起的风声,小孩子紧张地屏住了呼吸,紧接着欢叫起来,拍手称快。被脚步和欢笑震动的凉夜里,枝头饱满的桃子在月光下轻轻摇曳。

吃剩的桃核也不会丢弃,用清水洗净了,会变成小孩子用食指弹来弹去的壳子。桃核最后会种到后院的软土里,种下去时心里会默默祈祷,到春暖催发,春雨浇灌,种子的嫩芽顶破土层,利剑一样修长的叶子眉分两边,叶缘带着一丝玫瑰红的写意,迎着朝阳错落有致地长起。这小小的桃树苗和院子里那棵巨大的水蜜桃树相互印刻,让一个小孩在脑海里忍不住翻江倒海地想象:有一个原野上看不到边的桃园,园子里萦绕着茂盛甜美的气息,绿莹莹的叶子深处,密密匝匝粉红的桃子探头探脑。一阵风吹过,粉嫩的桃子离了枝头,雨点般朝着地面落下。熟透的桃子一瓣两半,桃核随着瓣开的桃子应声分离,一口一半,美美的,甜甜的,黏稠的桃汁顺着嘴角流下,沾满衣襟,连打的饱嗝,都是甜香的气息。

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温暖时刻,熔铸了现实和想象的晶核,在脑海里不断雕琢,成了一个人记忆深处不断重返童年的方舟。记忆中父母的思念,桃园深处弥漫的桃香,编织出了我的关于家园思念和乡愁弥漫的疆域。

春暖花开的一个礼物,就是中国南北各处,应时而发逐渐多起来的赏花会,由赏花会带起的饮食节、诗歌节、踏青节,都映衬在山茱萸、桃花、玉兰、樱花、木棉盛开的花影里。

地处黄土高原的秦安,是中国桃子生长最为适宜的地域之一,每年到四月中旬,也会应时举办祈福丰收的桃花会。这样的桃花会是遵从着古老的春天花开立社的传统而举办的。追溯中国人春花里举办春社的源头,还在周朝,那时候王朝初建,周公制礼,万物有序,这个秩序梳理的开端便在春花盛开的时候,这便成了由国家主导春社祭祀的源头。一朵花上踏春来,赏花庆春祈福五谷丰登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

春社桃花会的意味里,除了社会意义,还有精神深处中国人对烂漫桃花尊崇敬畏的心思。一朵盛开的桃花上,先贤们不只看到了一个装下天地的大宇宙,还看到了装下自己的一个小乾坤,这么看,这么想,心随物动,一朵花里便有了中国人立身天地敬天爱人的精神指向,还产生出了中国人认识时序掌控农事的二十四节气。

看一朵桃花开放,看一朵桃花凋谢,心思在花上,也不全在花上。观察自然,观察春天,观察花开,中国人在一朵花上,逐渐发现了一个隐藏着时间轮盘的秘密。

每年第一声惊雷响起,心头看花的念头总是分外强烈。生命在春天,像被驱赶着穿过山川、森林、河流的羊群。大自然的荒野,在静物画的表征下面,迷境一样被一股狂野的气息注满心坎里的,最初便是在皴裂的山沟路沿上盛开起来的山桃花。

在草洼西山的山道上漫步,和四季并立而行,扑入眼帘的山桃花瓣,强力地牵引出春深的呼吸。山桃花瓣的锋芒是如此锋利,割开了春天的茧房。开满山间的桃花的意义里,雷鸣电闪的漩涡中心,一朵花、百朵花、千朵花、万朵花……拥着一个渺小脆弱的生命,让我生出一种欣然的错觉,觉得

自己正身处在生命力洋溢的世界中心。惊蛰的山桃花,崩雷不惊于前,闪电承接在胸。荒野枯岭的诗意,最初是由山桃花粉嫩的花瓣传递出来的。怪不得古人初见桃花盛开,会觉得灼然,那是春花烧透,是生命之子初生,是情与志的水势落向断崖。

每一朵桃花的花心里应该都住着一个未知的仙子,由此推想,每一朵桃花的花心里还藏了各种各样的隐秘的花语,这花语永远在照亮,永远在启迪,永远在陪伴,那些艰难的跋涉,那些艰苦的求索。

如果遇到闰月,天气多变,冷暖之气交汇在春天的环流里。有一年,还会遇上桃花雪,这样的桃花,冰晶的装点之下更加动人,雪上桃花似乎要重新定义春天,鼓动春天,赞美春天,历练春天。冰雪很快融化了,沾着雪晶的桃花,盛开在风里,粉嫩润白,如开在万山之尖。如同“人寻芳踪踏草径,走入桃天似多情”,不管这沾了霜雪的桃花,是对“有情”的美的呼应,还是只是对绵延春山在无声呼唤,人看雪上花,花看雪中人,人一有情,花一有意,世界都变得轻盈。

辛弃疾读陶渊明《停云》诗,写下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一首词,一句话,千古不朽,定下辛弃疾的命格,宛如春天一朵桃花有了魂。读《诗经》,读到《桃夭》,读到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总有一股无言的冲动在心头涌动,这涌动之情总是没有着落,应该是桃花魂里有一个照见万物萌动的春天大湖,和自己的生命相互有了映照。

春山烂漫,桃花烂漫。说一朵桃花静,是有万古的颜色在花里藏起了光。说一朵桃花动,是心动在携裹着永不褪色的万古相思。

